

女起解

主要角色

苏三：旦
崇公道：丑

情节

王金龙在妓院钱财用尽，被鸨儿轰出，苏三私赠银两使回南京。王金龙走后，鸨儿把苏三骗卖给山西商人沈燕林作妾。沈妻与人私通，毒死沈燕林，反诬告苏三。县官受贿，判苏三死罪。解差崇公道提解苏三自洪洞去太原复审。途中苏诉说自身的遭遇，崇公道加以劝慰，并认苏三为义女。

注释

此剧由梅兰芳伯父梅雨田亲自传授。

根据《梅兰芳全集》第二卷整理

【第一场】

崇公道 （内白） 啊哈。
(崇公道上。)
崇公道 (念) 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嗳，自有天知道。
(白) 在下崇公道，在洪洞县当差。因我嘞上了几岁年纪，为人又老诚，所以太爷命我代管女监。这且不言。按院大人在省中下马，太爷命我将苏三解往到太原复审。天也不早啦，监中走走，官事官办。
嗳，到了。挑开，挑开！
(禁卒上。)
禁卒 (白) 哎，坐监的吗？
崇公道 (白) 哎，什么呀？
禁卒 (白) 嘿！
崇公道 (白) 我来啦！
禁卒 (白) 上差到啦！
崇公道 (白) 啊！
禁卒 (白) 来来来，进来，进来。
崇公道 (白) 这不结啦！
禁卒 (白) 啊上差，您好哇。
崇公道 (白) 哎，好末！
禁卒 (白) 老没有见啦。
崇公道 (白) 可不吗？
禁卒 (白) 您坐下，坐下。
崇公道 (白) 哎，坐着。
禁卒 (白) 上差，您干什么来啦？
崇公道 (白) 提股差事。
禁卒 (白) 提谁呀？
崇公道 (白) 你把苏三给我提出来。
禁卒 (白) 嘿，苏三哪？好，您这儿等一等。
崇公道 (白) 啊，苏三走动啊！
禁卒 (白) 苦哇，喂呀……
苏三 (内白) (苏三上。)
苏三 (二簧散板) 忽听得唤苏三我的魂飞魄散，吓得我战兢兢不敢向前。
禁卒 (白) 上差到啦！
苏三 (白) 呀！
苏三 (二簧散板) 无奈何只得来把礼见，崇老伯呼唤我所为哪般？
(白) 老伯在上，苏三有礼。
崇公道 (白) 哎，罢啦，罢啦，罢啦！苏三哪，你大喜啦！
苏三 (白) 啊！我苏三喜从何来？
崇公道 (白) 今有按院大人在省中下马，太爷命我将你解往在太原复审。你的冤枉官司有了头绪啦，岂不是一喜呐？
苏三 (白) 但不知是何人的长解？

崇公道 (白) 暖，自然是我的长解嘞。
 苏三 (白) 嘿，就是老伯的长解。
 崇公道 (白) 不错，不错。
 苏三 (白) 啊老伯，几时起程呢？
 崇公道 (白) 马上飞，这就走！
 苏三 (白) 如此，老伯打点行囊，待我在此收拾收拾，也好赶路。
 崇公道 (白) 得，就那么办。回头见啊！
 (崇公道下。)
 苏三 (白) 苍天哪，天！想我苏三，遭此不白冤枉，直到今日啊！
 (反二簧慢板) 崇老伯他说是冤枉能辩，想起了王金龙负义儿男。想当初在院中何等眷恋，到如今恩爱情又在哪边！我这里将状纸暗藏里面，到太原见大人也好伸冤。
 (崇公道上。)
 崇公道 (白) 苏三哪，你收拾好啦？
 苏三 (白) 收拾好了。
 崇公道 (白) 好啦好啦，把这个刑枷来戴上啊！
 苏三 (白) 怎么？还要戴上刑枷么？
 崇公道 (白) 朝廷的王法哪有不带的？
 苏三 (白) 喂……呀……
 崇公道 (白) 好，耐点儿烦吧！啊！
 禁卒 (白) 挑开，挑开！回头再见，啊！
 崇公道 (白) 回头见啊！
 苏三 (白) 我不放心，得洗洗她！
 崇公道 (白) 啊！老伯。
 苏三 (白) 怎么着？
 崇公道 (白) 你前去投文，我在那厢等你呀！
 (苏三下。狱官暗上。)
 崇公道 (白) 暖！哪位先生听差啊？
 狱官 (白) 干什么的？
 崇公道 (白) 苏三起解嘞，您把文书赏下来吧！
 狱官 (白) 听点。
 崇公道 (白) 是。
 狱官 (白) 长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 有。
 狱官 (白) 护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 有。
 狱官 (白) 咳，你怎么一个人充当二役，是怎么档子事情？
 崇公道 (白) 唉！瞒你说，这趟差事啊，苦点儿。领的盘川不多，两个人不够，一个人儿又富余点儿；况且又是一口女犯，半道上也没有什么事情。您闭闭眼，我们就过去咧。
 狱官 (白) 有的，你真能说啊！
 崇公道 (白) 实话。
 狱官 (白) 解往什么地方儿啊？
 崇公道 (白) 太原省城。
 狱官 (白) 嘿，太原省城啊，那儿出好箩儿。
 崇公道 (白) 敢情。
 狱官 (白) 给你两个钱儿，给我带个箩儿。
 崇公道 (白) 就这两个钱儿还买骡儿啦？尾巴也买不回来呀。
 狱官 (白) 什么箩儿啊？
 崇公道 (白) 您说什么骡儿？
 狱官 (白) 我说的是马尾箩儿。
 崇公道 (白) 要马尾箩儿干什么用啊？
 狱官 (白) 篓松香。
 崇公道 (白) 有什么使项？
 狱官 (白) 粘取灯。

崇公道 (白) 暖，粘取灯不用松香。
 狱官 (白) 用什么？
 崇公道 (白) 黄蜡。
 狱官 (白) 蜡黄！
 崇公道 (白) 嗯，冰糖！
 狱官 (白) 绵羊。
 崇公道 (白) 嗯，真是怪事，打什么哈哈呐，拿来吧！
 (狱官下。崇公道下。)

【第二场】

(苏三上。)
 苏三 (白) 喂……呀……
 (西皮流水板) 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
 未曾开言我心内惨，
 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转，
 与我那三郎把信传，
 言说苏三把命断，
 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

(崇公道上。)
 崇公道 (白) 唉，苏三哪，走着走着，你不走啦；跪在这个地方，是祝告天地呀？还是哀求盘川哪？
 苏三 (白) 一非祝告天地，二非哀求盘川。
 崇公道 (白) 那么跪在这儿干什么呀？
 苏三 (白) 求老伯问一问过路的客商，可有往南京去的无有？
 崇公道 (白) 嘿，有往南京去的，怎么样呐？
 苏三 (白) 若有往南京去的，好与我那三郎，带个信儿……啊……
 崇公道 (白) 呦，哈哈哈哈哈哈，您瞧暖，她到了这步田地啦，还不忘她心上那个儿人儿呢！咳！做妓女的，都像她似的，嗳，总算是个有良心的呐。好事！
 我给你问去啊！
 咳，我说店里的掌柜的请啦。
 掌柜 (内白) 做什么？
 崇公道 (白) 咳，您这儿的客人有往南京去的没有啦！
 掌柜 (内白) 往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啦。
 崇公道 (白) 那么这会儿都上哪儿去的？
 掌柜 (内白) 净剩上热河、巴沟、喇嘛庙拉骆驼的啦！
 崇公道 (白) 这倒好，出了口啦！
 唉，苏三哪，我给你问来啦：往南京去的客人哪，前三天就走啦。净剩了上口外热河、巴沟、喇嘛庙拉骆驼的咧！
 苏三 (白) 唉，我苏三好命苦……哇……
 崇公道 (白) 半道儿上人多着哪，咱们再打听打听啊！
 苏三 (西皮流水板) 人言洛阳花似锦，
 偏奴行来不是春。
 低头离了，
 洪洞县境，
 崇公道 (白) 哎哟，坐下，好热的天吓。
 苏三 (西皮摇板) 老伯不走为何情？
 啊老伯，你为何不走啊？
 崇公道 (白) 唉，不是我不走哇，你瞧这个天儿够多热。空身人儿走道还出汗呢，何况你，女流之辈，扛着这么重的枷。这不是出了城了吗？这么办，把这个枷卸下来，慢慢儿的溜达着走。等离着省城不远，咱们再戴上进城，你说好不好呢？
 苏三 (白) 慢来，慢来。
 崇公道 (白) 怎么？
 苏三 (白) 此乃朝廷王法，如何能去得呢？
 崇公道 (白) 唷，得，咳，在这儿等着我呐！什么王法呀，这是瞒上不瞒下；出城由着我，没有关系。来来来，趁着没有人儿，赶紧卸下来。
 咳，你瞧这个松快不松快！

苏三 (白) 看将起来，你倒是个好人哪！
崇公道 (白) 咳，好人怎么着，你瞧我这个岁数啊，连个儿子都没有！
苏三 (白) 哎呀呀，这样的人，都会没有儿子啊！
崇公道 (白) 嗯，非但没有儿子，把个孙子也给耽误啦！
苏三 (白) 取笑了！老伯若不嫌弃，情愿拜在老伯名下，认为义女。不知意下如何？
崇公道 (白) 唉，那可使不得，没有那规矩。
苏三 (白) 爹爹请上！
崇公道 (白) 干什么？
苏三 (白) 待女儿大礼参拜。
崇公道 (白) 嘿，别拜、别拜呀；别拜，别拜。起来，起来，起来。嘻嘻哈哈
哈……
苏三 (白) 嘿，您瞧，这都是想不到的事情。我这个岁数嘞，又收了这么一个干女儿。
你瞧瞧，她的五官相貌多体面哪，真是啊眉清目秀，粉面桃腮，比花、花添雨，比玉、玉生香。这样的品貌，将来一定是个有造化的啦。哈哈哈哈……得，这个干女儿收着啦。可惜穷干爹，要什么没有什么，拿什么做见面礼儿呢？真是，唉！得，还是拿这根棍儿，遮羞脸儿吧！
苏三哪！我这儿有根棍儿，权当见面礼儿，你拄着它走，咱们三条腿儿，且比两条腿儿省劲儿多。
苏三 (白) 如此你我父女，一同走哇！
崇公道 (白) 嘿，咱走哩！
苏三 (西皮导板) 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
崇公道 (白) 别忙，慢慢儿的溜达着走。
苏三 (西皮慢板)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伤情！
每日里在院中缠头似锦，
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
崇公道 (白) 你说什么，“想当初在院中缠头似锦，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今非昔比，你知道啦，这打上官司啊，比不得你在怡春院，穿绸裹缎，每日花天酒地是快乐非常，那是鸨儿拿你当作了摇钱树，好常年的给她赚钱，那何日是了哇。你瞧这一会儿身穿罪衣，蓬头垢面，心里头哪儿有不难过的呐？你啊！就盼着吧！到了省城见了都天大人，判明冤枉，没有你的罪啦，那必然有你一条生路。那个称心的日子，还在后头呐！不用发愁，有希望，耐点儿烦，咱们走吧！
苏三 (西皮原板) 一可恨爹娘心太狠，
大不该将亲女图财卖与娼门！
崇公道 (白) 喂唷孩子，你说这两句话，我听着，心里头好难过哇！“什么爹娘做事心肠狠，不该将你卖入娼门”。这话呢，倒是有你这么一说呀。本来么，做父母的，应当教养儿女成人，决不该卖女儿为娼。话虽如此啊，可别埋怨你父母。但是这个娼妓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儿有的，这是我听人说过呀！这是列国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用管仲为相，他兴的这个，设立了三百处乐户；专让你们这些美貌青年的妇女，日施胭脂花粉，接待各国的商贾，得钱钞，满归齐桓公所有。就为他富国，不管妇女们的痛苦。你想，从那时到而今，这几千年下来，也不知伤害了多少良家的妇女啊！你说他们缺德不缺德呀！要恨哪，你就恨他，实在是有伤人道哇！这个臭根儿啊，是他留下的，埋怨你父母干什么呀？走吧！
苏三 (西皮原板) 二可恨山西沈燕林，
他不该与我来赎身。
崇公道 (白) 唉！孩子，你要是说这个话，可就算没良心啦！那沈大官人，花那么些银子钱替你赎身，出节为良，乃是一件好事。你怎么倒埋怨人家呢？唉！按说那个沈燕林他可也不对啊！既有媳妇儿哪，干什么又把你给弄到家里去？一夫二妻，都是这个岁数儿。那沈大官人，他再厌故喜新，在你的屋里日子多，她那屋里日子少，这日子长啦，哪儿能呕不吵？啊呀，这个沈燕林，虽然把你救出了火坑啊，这一下反倒把你害了。咳，他虽然有两个糟钱儿啊！买了个家宅不安，他这是自找其祸。走吧！
苏三 (西皮原板) 三可恨皮氏狗贱人，
施毒计用药面害死夫君。
崇公道 (白) 什么，皮氏不该用药面害死夫君，你也不想想，那个皮氏素常素往，一个人儿过惯了的；你要是得了宠，没有她的地步啦，哪有不生歹心的？那一天弄了一碗毒药面哪，指望是把你给毒死啊！没有想到那个倒霉的沈燕林，他替你吃了，这才呜呼哀哉，闹出这么大的事来。嘿，这倒是个警世文儿啊！我

想人生在世，不可任意胡为啊！咳！这个闺房的事情呐，夫妻总要商量好了。
如其不然，真有性命之忧哇！这个事儿危险啦，啊！走罢！
四可恨春锦小短命，
贪欢乐私通那赵监生。
咳！春锦一个使唤丫头，你恨她干什么？再一说，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儿，皮氏拿银钱把她买来的，不向着皮氏，她敢向着你吗？你再说，那个丫头也老大不小的啦！也不张罗着给她找个人家。那个皮氏既跟这个赵监生有了关系啦，日久天长，那个春锦还用说吗？再一说，他们的事情，你管得了吗？那是好鞋不踩臭狗屎，没有事儿烦这一个牢头干什么呀？得了，得了，得了，走吧，走吧，走吧！甭说嘞！
五可恨贪赃王县令，
嘿！嗯，说来说去，倒说到我们“座儿上”了！什么知县贪赃，你也不打听打听，他那个官员怎么来的，也是贩本儿贩利儿拿银钱运动来的。所以到任以来，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哪一样又不是民脂民膏嘞呐，衙门口儿冲南开，有理无情拿钱来。你就甭说啦，这个黑幕大啦！走吧！
六可恨众衙役分散赃银。
唷，说到我们“六扇门儿”来啦。什么众衙役不该分散赃银。你也不打听打听，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吃什么呀，还不吃你们打官司的？就说那一笔钱，连我还穿了一双鞋呐！说这个干什么？我就不爱听！真是的，嗯……
七可恨屈打来承认，
嗳唷傻孩子！屈打招认，不打你，这皮氏就花钱了么！不用说这个傻话啦，走吧！
八可恨那李虎他骗我招承。
什么？“李虎骗你招承”，嗳唷那种人哪，也是受了皮氏拿银钱运动好了的嘞！他是就管自个儿合适，不管人的死活，称得起损人利己、伤天害理哟！
哎。
九也恨来十也恨，
洪洞县内是无好人！
什么？“洪洞县没有好人”？甭说我也在其内啊！真没有良心哪，挺热的天，这么重的枷我拿着，连我都不是好人啦？官事官办，来，把枷戴上，戴上，戴上！你真要气死我嘞，这是哪儿说起！唉……这是哪儿的事……嗯……
一句话儿错出唇，
爹爹一旁把气生。
走向前来我把好言奉敬，
嗯。
爹爹！
干什么呀？甭理我！嗳唷！气死我啦！
爹爹呀！
嗯……
唯有你老爹爹，
是个大大的好人。
喔，哈哈哈……嗳唷，哈哈……
您瞧瞧她这个小嗓子够多柔嫩呀！
(崇公道学苏三唱腔。)
“唯有你老爹爹是个大大的好人”
哈……啊呀哈哈。
她气呀能把我气死，这一乐啊，我又乐活嘞！
嘿嘿！得嘞，跟你没有气生！瞧见没有，离着省城不远了。戴上刑枷，该进城啦！
且慢！
怎么着？
女儿有话要与爹爹你商议商议。
趁早说！
爹爹呀，女儿遭此不白冤枉，监中有人不服，替我写下伸冤大状，又恐被人搜去。望爹爹你想个法儿带了进去。少时见了都天大人，也好伸冤……哪。
喔……这事儿啊，好办。你把它交给我，夹在枷里头。见了都天大人，是当堂劈棺开枷，自然就递上去了，没有错儿。拿来，拿来，拿来！
适才父女把话论，
又恐路上有人听。

远远望见太原省，
崇公道 (白) 你走哇。
苏三 (西皮散板) 怕的是此去有死无生。
崇公道 (白) 唉！没有那个事，慢慢儿赶着走吧！
喔！洪洞县的差使到喽！
(苏三、崇公道同下。)
(完)